

※ 小小说

玉镯

莲溪生



他近几年迷上了玉。在他看来,凡是喜爱玉的人都必是高雅不俗之人。他爱玉,每到商场、古玩城,总是在玉器柜台前流连忘返,那些玉镯、把件、摆件、挂件,各样各色,争奇斗艳,每一件在灯光的照射下,透着或晶莹或炫丽或柔润的光芒,几乎把他的魂都勾了去。有时真正爱的不行,他就让售货员把特别喜爱的玉器拿出来,把玩品味一番,又恋恋不舍地让人家放回去。因为那些玉件价值太昂贵了,以他的经济实力来讲,实在买不起。尽管他对喜爱的玉器不能拥有,但他却拥有不少玉器一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不仅载有各种玉的知识,而且配有许多传世作品的精美图片,让他同样爱不释手。他把这些书籍时刻带在身边,既钻研有关玉的知识,还能时刻欣赏那些图片,这样也能得到不少慰藉。久而久之,他成为一名一无所有的玉器专家。尽管没有一件像样的玉器,但谈起玉来却

能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比如翡翠的种、水、色,白玉的籽料、山料、山流水料,以及南阳的独玉,辽宁的岫玉等,往往让听的人赞叹不已。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心理上便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可他哪里知道,在玩玉的人们中间有一句行话叫做神仙难识寸玉。想想也是,玉作为自然界的绝美之物,每一块玉都绝非相同,谁能有把握去精确地判断一块玉的质地、真假与价值呢。但他很少去深入地想这些,况且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个只说不练的人,充其量是个口头上的理论家。然而听到的赞扬多了,他在潜意识中慢慢地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玩玉的专家。有一次,出差在外,他照例到当地一个很大的玉器市场去逛,在一间不起眼的商铺里,他发现了一对玉镯,顿时引起他的兴趣。这对玉镯通体透明、纯净,里面飘着几丝蓝花,他凭自己的知识判断这应该是一对翡翠镯子,玻璃种、水头足,那些蓝花行话叫做飘蓝。他让老板把这对玉镯拿出来,在灯光下反复的看,越看越喜爱,便有了想拥有的冲动。他心想这样的一对玉镯老板少说也会开价几万元,若是价格太高了他便作罢,反正这样的情景他经历得也多了,有时他甚至因为觉得价高连问价都不会去问。而这次他实在太爱这对玉镯了,于是便鼓起勇气问了价格。不料老板的回答让他喜出望外,一对玉镯老板竟然只开价一万元。开始他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待到他确认老板就是要价一万元时,他的头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他极力地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淡定的样子,和老板一板一眼讨起价来。然而老板的一番话却坚定了他要买下这对玉镯的决心,老板告诉他,这对玉镯是一个亲戚放在这里的,因为前不久亲戚家出了个严重病人,花了很多钱,十分困难。若非急着用

钱,出价几万元人家也不会卖的。听了老板的这番话,他放弃了继续讨价还价的想法,爽快地拿出一万元,把这对玉镯买了下来。回去后,他把这对玉镯分别送给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虹,一个是他的情人雪。不久,雪便极不高兴地告诉他,说他送给自己的玉镯是假的,根本不是什么玻璃种,压根就是一块玻璃。雪在省城经营着一家大酒店,认识很多有钱的老板,那些人中不乏懂玉的人,是那些人告诉雪玉镯是假的。他听了雪的话,心里也犯起了疑惑,他知道雪身边的那些人的厉害,他们的话大抵不会错的。他又想起了当初买玉镯的情景,他更加相信自己上当了。他让雪把玉镯取下来,拿去做鉴定,鉴定结果让他失望之极:那就是一种玻璃,压根不是什么翡翠。雪对他嗤之以鼻,坚持说他一开始就是欺骗她,终于离他而去,很快投入别人的怀抱。不久,雪的手腕上出现了一只真正的上等玉镯,不仅种好水头足,而且一半是紫罗兰,一半是阳绿,一看便是价值不菲,足足值个十几万元。他万分沮丧,一段时间内甚至怀疑一切,觉得人生什么也靠不住。尤其回到家里,他更不敢正视妻子,不敢去看妻子手腕上的那只假玉镯。有几次他试着想把真相告诉妻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没有这个勇气。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真相。谁料当他说完以后,妻子却只是淡淡地说,不管那只玉镯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送的,所以她便觉得是珍贵的。他猛然明白过来,妻子是地质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地矿专业,她才是真正的玉石专家,对于那只玉镯,她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是假的。他不禁感慨万千。

我市书法家杜国库获第三届全国隶书展大奖

本报讯(记者 王泉林 通讯员 聂海) 记者昨日从扶沟县文联获悉,在刚刚举行的全国第三届隶书大赛中,扶沟选手杜国库取得了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我市书法家首次在全国隶书展获奖。据了解,河南共有4名选手进入前19名,获得优秀奖。10月9日至14日,第五届中国书法艺术节在天津举行,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的数万名艺术家参加。第三届全国隶书展是本届中国书法艺术节中规格最高的展览,全国

隶书展优秀奖为全国最高奖项,本次展览共收到全国来稿9500多件,经过中国书法家协会15位专家严格紧张的评审,共评出获奖作品19件,入展作品303件。河南作为书法大省,共有4名选手获得优秀奖,名列所有省份第一。扶沟选手杜国库在获奖的19名选手中排序第三,在河南选手中排序第一,这也是周口书法选手首次在全国隶书大赛中获奖。杜国库获奖作品内容为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所著《秋声赋》,全篇420余字,6尺整幅。展出现场,专家学者对杜国库对书法的理解、模仿

古人的书法艺术兼有自己特色以及深厚的书法功底表示赞赏。杜国库是扶沟县人,他自幼练习书法,对各种字体均有研究,寒来暑往,笔耕不辍。他16次参展全国大赛,多次入展国家级大奖。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次杜国库获全国大奖,对进一步提高周口书法在全国的知名度,推动周口乃至河南隶书水平进一步提高将起到重要作用。

文艺动态



老来乐

连敬摄

游重渡沟(组诗)

童新生

农耕村 重渡沟畔桃花源, 农耕村里可种田。 男耕女织“陶”“酒”坊, 竹编铁匠门类全。 罕见奇闻“狼戴帽”①, 祛魅防怪祈平安。 龙腾寨上土炮响, 溪流叮咚滴水泉。 注:①狼戴帽:供品名称,可食用。当地百姓为了驱豺狼而制作的一种供品,流传至今。

月儿圆

青山竹影波光闪, 一轮明月山巅悬。 嫦娥奔月抱玉兔, 歌舞升平庆团圆。

泄愤崖

重渡沟畔泄愤崖, 飞流瀑布倾直下。 义愤填膺讨日寇, 同仇敌忾振中华。

又到重阳

高曙光

秋染篱城菊飘香, 天高云淡风送爽。 贾鲁河畔支钓竿, 渔翁静坐映夕阳。

九月·夕阳

飞鸟

九月的白翅 驮着 皱纹纵横的夕阳 一抖 掉落几片橘黄色的安详和微笑 微凉的秋风 吹拂岁月 水面起了层涟漪 不经意看见 残留着的朵朵年轻和瓣瓣豪情 没有忧郁 没有叹息 宁静里悠悠地诉说着 春天的故事 和夏天的传奇 九月的夕阳 无限美丽

母亲,我生命的太阳

张新鸿

母亲出生于高贤集陶姓大户人家。外祖父经营着几项生意,家境殷实,母亲是他唯一的女儿,一直娇生惯养,针线活、农活都没干过。外祖父和祖父是酒肉朋友,常在一起吸大烟、喝花酒,最后促成了父母的婚姻。从此,母亲便开始了苦难的生活。父亲目不识丁,身体瘦弱,性格极其懦弱,而母亲性格刚强,还认死理。村里人常常因为小事或几句话欺负父亲,他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母亲总是站出来据理力争、讨回公道。事情过后,母亲在家里往往生几天闷气。生活逼迫着母亲学会了做饭,学会了针线活,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一个穷苦母亲为撑起家庭所需的所有生活技能。母亲十分喜爱孩子。在我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时常不吃晚饭,当我问她咋不吃晚饭时,她说:“人是一盘磨,躺卧就不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吃饱饭,选择了饿着睡去。在我的记忆里,她也从未动手打过哪个孩子,有时孩子调皮闯了祸,她也只是沉着脸吵吵我们罢了。母亲是全村公认的勤快人、好心人。她整天都很繁忙,很少有闲着的时候。白天下地干活,回家后要生火做饭,晚上还要在昏黄的油灯下要么缝补衣服,要么是吱吱呀呀地摇起木制纺线车纺棉线,无数个夜晚,我就是听着这吱吱呀呀的声音沉入梦里的,往往是夜半醒来,母亲还在机械地摇着纺线车。毕竟我们一家人需要很多棉布啊!母亲干活还有股子韧劲,有次我和父亲用牲口带着石碾碾好一堆好有糠有土的麦子,因无风没法扬场,母亲就用簸箕一点一点地簸去尘土麦糠,一直簸到大半夜,母亲的小手背累得不能放下了,一个月后才恢复过来。我家虽然贫寒,母亲却是全村出了名的穷大方。村里几位老人爱找她闲聊,母亲串留他们在家吃饭。遇到走村串巷的小生意人,她总给他们端茶端饭,并教育我们说:“人出门在外,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帮的就多帮,要多做善事,别做恶事,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母亲目不识丁,但她坚决支持我们上学。她常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我牢记着她的话,发奋苦读,考取了乡重点初中,考取了县重点高中,但是,在决定人生命运高考时我却惨败了。1987年那个黑色的7月让我烦躁、绝望,我把自己封闭起来,痛苦不堪。母亲小声地劝我:“考不上大学没啥,咱村就你

们几个是高中生,你比我们强多户人家。外祖父经营着几项生意,家境殷实,母亲是他唯一的女儿,一直娇生惯养,针线活、农活都没干过。外祖父和祖父是酒肉朋友,常在一起吸大烟、喝花酒,最后促成了父母的婚姻。从此,母亲便开始了苦难的生活。父亲目不识丁,身体瘦弱,性格极其懦弱,而母亲性格刚强,还认死理。村里人常常因为小事或几句话欺负父亲,他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母亲总是站出来据理力争、讨回公道。事情过后,母亲在家里往往生几天闷气。生活逼迫着母亲学会了做饭,学会了针线活,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一个穷苦母亲为撑起家庭所需的所有生活技能。母亲十分喜爱孩子。在我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时常不吃晚饭,当我问她咋不吃晚饭时,她说:“人是一盘磨,躺卧就不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吃饱饭,选择了饿着睡去。在我的记忆里,她也从未动手打过哪个孩子,有时孩子调皮闯了祸,她也只是沉着脸吵吵我们罢了。母亲是全村公认的勤快人、好心人。她整天都很繁忙,很少有闲着的时候。白天下地干活,回家后要生火做饭,晚上还要在昏黄的油灯下要么缝补衣服,要么是吱吱呀呀地摇起木制纺线车纺棉线,无数个夜晚,我就是听着这吱吱呀呀的声音沉入梦里的,往往是夜半醒来,母亲还在机械地摇着纺线车。毕竟我们一家人需要很多棉布啊!母亲干活还有股子韧劲,有次我和父亲用牲口带着石碾碾好一堆好有糠有土的麦子,因无风没法扬场,母亲就用簸箕一点一点地簸去尘土麦糠,一直簸到大半夜,母亲的小手背累得不能放下了,一个月后才恢复过来。我家虽然贫寒,母亲却是全村出了名的穷大方。村里几位老人爱找她闲聊,母亲串留他们在家吃饭。遇到走村串巷的小生意人,她总给他们端茶端饭,并教育我们说:“人出门在外,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帮的就多帮,要多做善事,别做恶事,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母亲目不识丁,但她坚决支持我们上学。她常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我牢记着她的话,发奋苦读,考取了乡重点初中,考取了县重点高中,但是,在决定人生命运高考时我却惨败了。1987年那个黑色的7月让我烦躁、绝望,我把自己封闭起来,痛苦不堪。母亲小声地劝我:“考不上大学没啥,咱村就你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年年重九胜春光。天高气爽,人寿花香。

九九老人节特辑

我的父亲

王全安

父亲没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母亲说,一年中,我们家最为难的事不是挨饿受穷,而是过年贴春联。每年春节快到时,父亲先要买好笔墨纸砚,然后恭敬地请村里有文化的先生给我家写春联,写好了,帖春联也很难,经常帖反或者帖倒了。为这件事,父亲没少受人家笑话。经历过这样的窘迫,父亲觉悟出这样一条真理:有文化的人天然居于众人仰慕的高处。当然,父亲并没有说出这样有文化的语言,但是父亲用行动阐释了这句话。我们村庄有个小石桥,那是我们村的中心,一些有权势有文化的人常在那里高谈阔论,开个会,发布个什么消息的。我父亲是最忠实的听众。他孜孜不倦地听,回到家,再孜孜不

倦地讲给我们听。我想父亲是文化使者。我观察过父亲的神情,他说话时极其虔诚、极其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村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我成为了我们村唯一的研究生,也就是说,我是我们村所谓文化学历最高的一个,我父亲自然也就成为了文化人的爹。现在,关于我的事情便是小石桥边经常议论的话题。父亲照例去那里做听众。但是,看见我父亲,大家好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说会道,一些人开始围拢在我父亲身边,想听听我父亲说些关于我的话。我有时回老家,父亲见了我,一有时间,总会问这问那。可是,我经常给父亲说的也不过是一些生活上的事。有一天,父亲小声对我说,你没事也到小石桥那边玩玩,乡亲

乡邻的,不要让人家说咱大。听父亲这样说,我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有些脱离乡亲们。抱着愧疚的心情,在一天下午,我来到了小石桥边,乡亲们很热情,我毕恭毕敬地散发香烟。他们问我研究什么?我先是有些腼腆,但后来就说了开。考虑到乡亲们的文化实际,我尽可能讲得通俗一些,讲袁世凯讲孙中山讲蒋介石讲毛泽东讲科学发展观,我越说越来劲,乡亲们越听越起劲。忽然,我发现在一个角落,我父亲也蹲在那里,静静地听我讲话。那一刻,我幸福的感觉迎面扑来。回到家,听父亲正小声给母亲说,咱儿子真有文化,那么多乡亲,都安静地听咱儿子讲话。我看见父亲一脸的光彩,眼里洋溢着骄傲的神情。那一夜,我觉得故乡特别寂静,而父亲的鼾声也特别高亢。

一个老人

王伟

一个70多岁的老人 一个可以悠游逛公园的老人 此时他行走在田间 腰身佝偻步履蹒跚 背着沉重的药筒 据说那药很毒有害身体 但那药对庄稼有益 所以他不忍拒绝 他要亲近这药 他的儿子在城里打工 他的孙子在城里打工 他们用血汗挣着城里人的钱 但老人对这些心里不踏实 他离不开土地 他愿意亲近庄稼 他走在田间走在希望里 如一株沧桑的庄稼 顽强地站立在故乡的土地上 不避北方的风不避四时的雨 他想让子孙辈知道 土地不能丢

时光在慢慢老去(组诗)

徐桂荣

慢生活 当你慢下来,就会邂逅 那一朵慢的云彩 当你慢下来,就会与慢慢爬行的小蚂蚁相遇 当你慢下来,就会爱上慢慢滑行的风,和风中更加慢的草色 而他,一会儿是云 一会儿是蚂蚁 一会儿,是缓缓的风 吹过草地后,又来吹你 他把所有的速度 都集中在慢里 他用慢,袭击你 河堤上晨练的人们 他们大多是老人 迟暮之年,梦少了 就起得早些 聚在一起,仗剑。起舞 或者左一下右一下 练太极 隔着一树花影 一大段漫长的华光 我打量他们,凝望他们 但在他们中间 我找不到未来的自己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以更加淡定的方式 拒绝着局外人 这样想着,就要离开 蓦然见一只鸟 啼鸣着向天而去 惊落几朵花瓣坠入尘埃 在它消失的轨迹里 我看见自己的影子—— 这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 一生以自己独有的 轻,与决绝 热爱着这个尘世 失去意义 老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其实,哪用得这么久? 你看,不到十年 门前的幼树均已成才 英木苍苍,华盖蔽日 而新居成老屋,新人成旧人 光阴在这里慢下来 并慢慢生锈 一点一点,一点一滴 在墙壁,窗棂,布帘,家具上 沉淀而为斑斑锈迹,锈痕 怎么擦拭也擦不干净 即使阳光照进来 月光照进来 也不再像当年那般新鲜 不再像当年那般 到处是金子,白银 哗啦啦流动的声音 此时,与之相宜的 除了一只蜘蛛就是蛛网

一只老蜘蛛陪着一个 越来越老的老妇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结着一张网 以待百年莅临 此时,一个老人在慢慢生锈 时光在他的墙壁,桌椅 和皮肤上,沉淀下 斑斑锈迹,锈痕 时光在这里是固体的 以固体的形式胶着着流逝 伸出手随便摸一下 就可以触到它的凹凸和潮湿 稍稍靠近一些,鼻息里 满是浮游不定的 锈蚀的气息 而这个老人 还在继续锈蚀下去 天井里沉下的光 反复雕琢着他深陷的眼窝 稀疏的白发,皱巴巴的脸颊 嘴角等塌陷的部分 于是,他越来越轻 也越来越空了,就要像 一堆灰塔碎裂并飘散开来 这令墙角的一株黄菊 怎么摇曳,都不像在开 而是在败